

麦子黄了,再晒上几个日头,吹上个几次夏风,就能收割了。收割是件大事,种上一场麦,盼的是收割,盼的是归仓的沉甸甸的麦粒。

老孙就在麦地边,揪了麦穗子,将麦仁从穗中掰出来,一粒粒有序地摆在手心,如是晒场,又比晒场仔细,没有两粒麦是重叠的。太阳很好,漾在手心,浮在麦粒的皮肤上,老孙感觉到麦子在轻微地叹气,是那种舒坦的喘息。老孙拣了粒麦子放进牙关,轻轻一咬,麦的香味就布满了口腔。

好有味的麦,老孙心中赞叹。老孙屈指头挑选割麦的日子,天得好,日子也得好。挑来挑去隔三天是好日子,就这么定了。

老孙把手心的麦子放进口袋里,拍了拍手,一粒不肯进口袋的麦粒咯了下手心,老孙突然就笑了。

好大事,不就磨盘大的麦地!

老孙的地种得不少,一千多亩呢,可麦种得少而又少,就一块,一亩多点,还不就磨盘样子?

想到磨盘,老孙心中的笑涌了出来。妈形容人磨洋工就说:看你屁股磨盘样磨来磨去,半天还在原地。妈还说屁股大的人:我的乖乖,屁股大的像磨盘。磨盘是老物件,经得老,就像海枯石烂,你见过吗?

家

小时候,家是妈妈的呼唤,长大后,家是一根看不见的青藤,无论走多远,只要一端轻轻颤抖,另一端就会生出切肤的疼痛。

后来,家成了节日里的标记,千里跋涉的动力。那段时光很累,也很忙;无助,也很无奈。叹着、怨着、哭着,叫着……脚步却从未有过一刻的停歇。

现在,年纪大了,家却安静了。夕阳倚在西山墙上,透

小白花

轻盈透明,小白花生长在天山脚下。

“你好,峭壁上的雪莲!”

雪莲抖落花瓣上的雪霰,钻石一样啊,太阳的光闪!有那么一点,两点,恰巧落在小白花的面颊。

“你好,小花!”

深深呼吸,小白花扬起面孔,感受阳光的凉润。

“好羡慕啊,雪莲!你雄踞悬崖,高贵而伟大!”

“努力吧,孩子,你也会的!”

小白花看着单薄的自己,泪,凝成霜花!

老孙说自己种的麦地就磨盘大,是比较种的地而言,否则这磨盘就够大的了。

老孙种了一千零二亩地呢,跨在两个村子之上。一亩地的麦还不是磨盘大?除了一亩地的麦,其余的地老孙种的是稻虾米。

稻虾米是啥玩意?就是稻和虾共生,在一个田里过日子。

稻虾共生是对种田人的倒逼,田里不打农药和化肥,否则虾子活不下来。

种稻虾米好处多,一来收入高,二来对恢复生态有好处。生态前些年破坏得厉害,农药化肥无止禁的用,田里的鱼虾不见了,连蛙声也稀巴巴的。稻虾共生搞了几年,水里的鱼虾开始有了,蛙声也满了许多。

老孙是种田的好把式,脑子也够用,拣拣拾拾把周边的地“流转”了过来,成立了公司,眨眼间就把事情做大了,乡村振兴,政府支持,一切都顺汤顺水的。

有些事是想不到的。比如钓虾,城里人好这一口,一到星期六日结伴来,不怕花钱,图个乐子,虾钓上来花了大钱,还得在老孙的公司吃顿饭,又丢下钱。饭吃得香,又要上百斤的买稻虾米,让老孙乐得睡着笑醒。

老孙当了老总,竟成了甩手掌柜。不当甩手掌柜也不

过斑驳的树影,偷瞄着大门旁那双张望的眼睛。远山摇着旧梦在夜色里朦胧,归家的群鸦截断了那缕怀想,任谁都知道,夜又要开始独唱了,伴随它的琴声清浅又绵长。

忆念中的脚步踢踏细碎,书桌上的那盏灯孤独地发出昏黄的光,一支笔,静静地躺在一本书的扉页上,它的笔尖老得失去了锋利,划出的线条粗重带着齿痕,仿佛在寂静里咀嚼着沧桑和慨叹,一个大大的“家”字在黑暗里微闭着双眼睡

“谢谢你,雪莲!”

挺直身子,使劲长大,把生命最后的温度,尽力抛向悬崖。

压扁了的森林

捱过了漫长的冬天,捱过嘶吼的风。

墙角下两扇废弃的玻璃门,紧紧依偎,互相取暖,用他们永远与环境同步的体温。

一夜暴雨,涤去沉积了两个季节的灰尘。泪,肆意流淌,在他们无比干净的脸庞。

清晨,当明朗的太阳褪去最后一件霞衣,隐藏了一夜的星光忽然跳跃,在过路小孩大声的惊叹里:看啊!两扇玻璃之间,长

M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新

麦子也是老物件

行,许多事老孙干不了。稻虾共生是技术活,科技含量高高的。销售得从线上走,网上带货来得凶猛。

老孙干不了的活女儿焕子做,焕子是农大毕业生,干得顺溜。

老孙闲不住,就种了一亩田,一麦一稻,占个手,也当练练身子。老孙奔七十的人了,结实得很,和不闲下身子有关系。

老孙种地舍得下身子,种的一亩田从不让人伸手,全自己干。麦是去年十月下的种,老孙撵着麦长,锄地、浇水、施肥,农药是不能打的,麦地在稻虾田间,打农药会打坏虾苗的。不过也是怪怪的,不论稻麦,这一亩田地里有病虫害。

老伙伴们爱看老孙服侍地,看时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。老伙伴问老孙种这屁股大的地干什么?老孙说:做种,种不都在屁股下长。老伙伴们就“哈哈”笑:做种够了,够了。

事实真是这样,老孙的麦子种的是传统的麦子,是一辈又一辈传下的麦子。老孙在这方面固执,产量低点,但也要留种。

割麦的日子来了,老孙起了个大早,镰头天晚上就磨好了,锋利得很。

“嚓嚓”,割麦的声音响起。麦地边水声也不断,“哗

去了。

落叶

一片叶子蜷曲着在秋风里盘旋着不肯落下。它不想离开树,很难过。夕阳很耀眼,也很漂亮,金色的光使它生出无数只翅膀。蓝天在翅膀间翻转,光晕里它匍匐在树下。

仰望大树,悲戚而无助。风儿划过,沙沙声中大树伟岸的枝杈傲然地斜插天际,无数的叶子闪着金光。落叶忽然笑了,笑得涕泪横流,它发现,大树有好多叶子,而它却只有大

出一大片压扁了的森林!

旋覆花

小太阳一样的旋覆花,一簇一簇,在田边,在垄间,光闪闪,点亮东北六月尚不够繁盛的田野。牵连不断地把你的目光拉到路旁小黄榆林下,那么多的旋覆花呀,在小黄榆的脚下,已黄成一片,蔚为壮观了。

你把目光放出去,放出去,下一片小黄榆林下,竟是毫无杂色的,一片浅紫色毛球。

一定要成规模呀,你说。每一朵都开得好努力呀,每一朵都有它的动人之处,汇聚成河才能让人感动呀,我说。

哗”是起虾笼的声音。

女儿焕子来了,要帮老孙的忙,老孙花花双手:不要,不要,我要有成就感。焕子笑吟吟地忙着起虾去,虾活蹦乱跳能卖上好价钱的。

一亩地不经割,老孙动作不快,到了傍晚也就收尾了。看着一地躺平的麦子,老孙坐上了地头,莫名地长叹了口气,“唉”——唉声唤动了蛙鼓,蛙声“呱呱呱”的一片。

昔阳西坠,老孙有些伤感:自己老了,老得眼前的田种不了了。多好的田,多好的稻虾共生,多好的日子。老孙感慨多多的,眼睛有些发热,土里的日子哦。

女儿在昔阳下忙活,女儿的身影是欢快的,欢快得让土地腾挪,女儿脚下的地好鲜活。女儿脚了的地不也是自己脚下的地?老孙反问自己。是的,是的,脚下的地是自己的,谁敢来抢?试试看。老孙底气足足的。

老孙就想,自己确实是老物件了,和存世的磨盘差不多,可刚割下的麦子不也是老物件吗?尽管麦子是老物件,可种下,就有了一茬茬新苗,麦子还不一代交一代。

太阳跳了跳就要落山,不过,太阳落在了焕子的手心,清晨焕子一定会放飞它。老孙的心兀自亮了。

树。

灵魂之旅

黑夜终于逆转,红晕正沿着地平线蔓延。天边有了色彩,白昼在向我走来。

我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蒙面感越发地浓重。这是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,我在未知的角落里孤独地前行。

晨曦拍打着脚前的泥土,有声音在那里发出,我蹲下身体,俯下头颅,虔诚地倾听。我相信智者早已在这里种下了希望,或者更奇特的奇思妙想。

